

风雪路上

■ 刘肇武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風雪路上

■ 刘肇武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風雪路上

作 者：刘肇武

责任编辑：张脉峰

装帧设计：张晓明

出版发行：中国文化出版社

（香港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122号11楼D座）

印 刷：本社印刷厂

开 本：889mm×1240mm 1/32

字 数：250千字

版 次：2009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988-17859-9-2/I · 7006

定 价：28元

序 言

赵进争

刘肇武同志把他的小说稿送给我，委托我写序言，因我家里还摆着四部要写序言的书稿，有的已送来三个多月了，有难言之隐。但我还是微笑着收下来了。因为我是遵义地区文联的负责人，在位时积极为繁荣文艺事业而奋斗，退休后还是为此而努力。十四年来，除先后在民间文艺团体兼任十一个职务外，并为八十五部各类书籍写过序言。凡是请我写序言的，从未拒绝过，是我应尽的义务。

刘肇武同志约二十五万字的 34 篇中、短篇小说和小小说，我花了八天时间读完后，认为有如下特色：

（一）主题思想健康。他的几十篇小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前进的脚步声。有的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有的再现特色社会主义的灿烂阳光，有的是歌颂改革开放以后人物命运的改变，有的是歌颂先进人物，有的是讴歌人民的幸福生活等等。这些都是通过生活中的画面和形象化的人物描写透视出来的。如《杀年猪》，在旧社会边远山区的人民想都不敢想；就是在大跃进、大集体那段年月，不完成上交任务，谁也不敢杀，上交任务的猪肉价低，人们不愿喂肥猪。土地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到了年关杀猪的张师傅从早忙到晚，还忙不过来。这张师傅怪有意思，叫人把猪按在宽板凳上后，他不动刀，有意叫猪多叫一阵，要猪的叫声传远点，让远

近的人明白：昔日的穷山坡，今天富裕起来了！

(二)形象鲜明。一篇小说成功与否，关键是塑造人物。小说就是一种叙述故事情节，塑造人物为主的文学体裁。人物、环境、情节在小说中缺一不可；但环境和情节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是通过环境、情节塑造典型化的人物。恩格斯说得更透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火把》这篇两千多字的短篇小说，在夜深人静的荒野中，把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小强，机智勇敢地捉住盗割电线贼，鲜明地显现在人们的面前。奶奶生日的晚上，小强家一带的电灯忽然熄了，因家里有不少客人，父亲叫小强去街上买煤油。小强走到荒无人烟的小路上，突然发现一棵电杆上有一个人在偷割电线。是一般胆小的孩子他完全可以不管，去场上买煤油。可是小强却躲在茅草丛中仔细观察，如何捉住这个贼。他第一个步骤是在盗贼将要去的两棵电杆上用田中的稀泥涂上，然后又躲在草丛中。盗贼把割得的两圈电线丢在地上，爬电杆时，见有一人高的稀泥，就去弄些稻草来擦干再爬上去。机智的小强就在稻草和电线上打起主意来。他用打火机把稻草点燃，熏得电杆上的盗贼睁不开眼，然后迅速将一圈电线的一头拴在电杆上。待盗贼抱着电杆滑下时，小强拉着电线围着电杆迅速地转起来。直到从脚到颈把盗贼捆紧不能动弹时，他才跑步向村治保主任家去。不久治保主任和家里来找小强的人火把都集中在电杆下，盗电线贼被捉住了。这篇短篇小说意境不多而典型，正面人物虽小，而智慧和胆量超群。不愧为和平时期的小英雄。

(三)巧妙的意境。一篇好的短篇小说，要求人物、环境、情节巧妙地结合起来。《垂钓》这篇小说只有 850 字，人物只有喜欢钓鱼的李局长和唐秘书。小说的意境是在水池边钓鱼。心急的李局长坐下来就在鱼钩上挂诱饵抛到水中。唐秘书立即制止说：“为了多钓鱼和钓大鱼，必须先喂好窝子，等鱼尝到甜头后才容易上钩。”

于是唐秘书就把事先准备好的诱饵撒在水中，这时大鱼小鱼一窝蜂似的涌来抢食。然后把鱼钩挂上诱饵抛入水中，鱼一条一条就上钩了。李局长正在不断赞扬唐秘书“喂窝子”的妙法时，他的眼光忽然移到手中精致的鱼杆上，看着唐秘书问：“这根鱼杆是从哪里来的？”答：“是曹科长送来的。”这时李局长忽然想起半月前曹科长来家要求把他当工人的爱人调到局机关安排适当工作。过旧历年时他爱人来拜年，又要求把他守仓库的儿子调去当采购或开汽车。李局长顿时醒悟了，自言自语说：“唉！不知不觉中，我也被‘喂’上了！”这个意境不仅塑造了人物，也深化了主题。

（四）情节和语言的朴素美。由于刘肇武同志长期生活在基层，他塑造的人物多数是基层的劳动人民，情节和语言都来源于现实生活，有一种朴素的芳香。这种朴素的美是从朴素的情节和朴素的语言中透视出来的。如《冯二和他身边的女人们》比较典型。冯二从小失去亲人，是在苦水中泡大的，既无文化，又矮又丑：颧骨像两座小土堆，眼睛像两个牛滚凼，下巴像个犁铧尖，头发像乱草窝，一身脏兮兮的，谁都不愿理睬他。走路总是埋着头，弯腰驼背的，大人小孩都叫他冯二。虽然是个男人在集体那个年代，开始只拿半个女人的工分，后来升至半个男人的工分，再后来升至一个女人的工分。这样的人要想结媳妇比登天还难。后来中央的政策调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冯二有劳动的自由权了，他用劳动力去换寡妇杨幺嫂的牛来耕地。身体较弱的杨幺嫂看中他诚实，又是强劳力，冯二就嫁给了杨幺嫂。好景不长，杨幺嫂死了。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杨幺嫂生病期间，冯二照护得无微不至。于是引起梅花、李花、蔡花三位寡妇的注意。三个女人都想嫁给冯二。在明争暗斗中，蔡花使出高招，把两家的土地合起来做，蔡花煮饭并做力所能及的杂活，冯二把田土活包了，实际成了一家人。周围的群众看在眼里，明在心里，说：“成了成了，春天来了，该下种了。”

蔡花心甘情愿地嫁给了冯二。这篇小说不仅渗透着时代的气息，更散发出偏僻山区朴素生活的芳香。鲁迅先生说：“艺术要有地方色彩”，“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

（五）可贵的奋斗精神。刘肇武同志不间断的为中篇、短篇、小小说奋斗了三十多年，其中有的短篇是有份量的。这值得爱好文学艺术的同志学习。中篇、短篇、小小说的分类篇幅的大小，文字的多少，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意境的设计、人物的安排和描写的方法，情节的选择等都是有所不同的。这些都要功力，要文学基础，要生活积累。

人无完人，不管任何人的作品，都不会是十全十美。肇武同志的作品有的欠精，在意境的设计上，在结构的安排上，在情节的选择上，还可以再精练一些；有的主题思想还可再深思熟虑；在人物的塑造上有的较单调，可以多方面去刻画，正面、侧面、素描、心里剖析、语言和行动特色等等。肇武同志的小说创作正处在旺盛期。希望加强文艺理论学习，再上一层楼。

2009年10月10日于遵义清风楼

注：序言作者赵进争，字千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协会会员，曾任遵义地区文联党组书记、遵义文学艺术院院长、《遵义文艺》主编等。已出版著作：诗词集《人间重真情》，散文集《名山秀水情》、《遵义名胜》、《佛教名山游记》，短篇小说集《难忘的爱情》，长篇小说《悠悠岁月情》，书法知识丛书《翰墨深情》，回忆录《难忘的岁月》等。

前 言

小说集《风雪路上》是我三十多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字。岁月之秋，将这些文字收集在一起，作为我业余写作的一个总结。

这个集子用《风雪路上》命名，基于两点：一是我从写评论转向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山花》列为第一条发的小说；二是回顾自己走过的几十年，又何常不是如此呢。提到写小说还有一段小插曲，开始我学写评论，1975年参加了贵州省作协在六枝举办的为时一个月的文学评论和曲艺培训班，尔后在《新贵州文艺》（山花当时更名）发了两篇评论。1979年，作家蒋子龙在《人民文学》发了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读后十分感动，于是我就写了2000字左右的评论，寄给《新贵州文艺》编辑杜郁荣老师。杜老师阅后亲笔给我写了回信，而且对稿件给了肯定的评价，要我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如在新贵州文艺刊载要转载原文。我将稿件寄出去大约一周，《天津日报》就连篇累牍的批判《乔厂长上任记》。我受了一场虚惊，发誓不再写评论，就转写小说。第一篇小说《风雪路上》是我护运物资去边疆的亲身经历，途中遭遇恶劣天气、桥梁被炸、交通中断、无处吃住等的一个真实故事。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稿件寄去后编辑部要我把运送物资改成运送支左部队，这就与原稿逊色多了。收集时本想恢复其原貌，征求几位朋友的意见，建议保留现状，以反映历史的真实，就未作改动。

一九六三年，从学校走进部队，在连队办墙报和在营、团文艺

演出队（文革时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担任节目创作。几年时间，先后创作小品、小剧、快板、对口词、三句半、表演唱（词）等形式的文艺节目数十个，边演边淘汰，尚未保存。只是在“文革”快结束时，文艺刊物复刊，才开始向刊物投稿，逐渐被采用。从部队到企业，几十年时间，一直工作在企业里，担任基层领导，穷于忙工作，没有多的时间读书学习和写作，写点东西往往都是深更半夜熬出来的。曾有一次为写一篇小说通宵达旦，早上还准时赶去上班。也就是说有时候有了写作的灵感，因时间关系只好让机会溜走。前前后后几十年，其中九十年代多数时间在外奔波，十来年几乎未写一篇东西，只在退休后有了宽余，再重新提笔来写一些生活的往事，收于散文集《往事难忘》。近几年写的小说，除了先后在贵州作家、遵义文艺、黔北作家等刊物上发表几篇外，尚有几篇未发表的文字，请老作家赵进争老师斧正后也一并收入在集子里。也就算凑数吧。

本集子收的三十多篇小说，有的因受当时客观形势的影响，留下较为明显的“三突出”、“高大全”的历史痕迹，但我仍按原样保留下来，觉得更客观真实一些。因为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更改。大约1977年，我参加省作协在贵阳花溪举办的小说创作培训班，当时从上至下都要求文艺作品首先要“突出政治”，文学性、艺术性次之；涉及爱情的根本就不敢去碰。八十年代我发的几篇涉及爱情的小说自然也就很苍白，我想哪怕是丑媳妇也让她见见公婆，请同仁和读者指正。

本集子敬请年近八旬的老作家、书法家赵进争老师斧正并写序，在此，再次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 2009.8.

目 录

风雪路上.....	1
师傅	11
韩三妹	14
杀年猪	26
月儿圆	32
期望	40
雨之夜	42
转让	44
在离县城三百里的地方	46
悲剧不该发生	48
山里花	51
今天会议不管饭	60
垂钓	61
改变悲剧	63
生日宴	65
月光下的身影	67
抓纸球	71
火把	73
慈母哪知女儿心	77
冯二和他身边的女人们	79
姓氏的烦恼	92

冬至·····	100
洪水袭来的时候·····	107
钟点工·····	116
药方·····	124
泉水淙淙·····	135
手机短信·····	146
杨幺妹卖猪仔·····	157
暗箭·····	164
月光下那个兵·····	175
凝冻·····	192
败诉公堂·····	199
田山老汉和他的牛·····	204
守候土地·····	216
追忆命运(中篇)·····	223
列传人物(中篇)·····	286

风雪路上

—

寒风凛冽，雪花纷飞，大地成了银白色的世界。

一九六七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燎原祖国大地。我人民解放军某团奉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浩浩荡荡开进西南的一个城市执行“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一个数九寒天的深夜，团部支左办公室值班的老杨同志急促地敲打着团长林文成的门，“团长，团长！有紧急任务。”随着喊声，门“嘎——”的一声打开了。老杨前脚进了屋，后脚还在门外，一双有神的大眼睛盯住团长，心情有些激动地说：“风云县一小撮坏人，正准备挑动一场群众斗群众的大型武斗，转移斗争大方向。事态正在恶化，军区支左领导小组电话指示，要我们独立团派一个营，明天赶到风云县，加强支左力量，制止这场武斗的发生。”他说得干脆利落，把“明天赶到”四个字说得特别重，意味着这任务的艰巨、紧迫。目光注视着团长的表情。

老杨名叫杨忠才，三十五、六岁年纪，是某团三营营长，最近抽调到团支左领导小组协助工作。他是四川人，中等身材，结结实实的个儿，大方脸，一对剑眉点缀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从外表上就使人感到是一个机警、灵活、勇敢的军人。说话间已经把后脚移到屋里，成一个军人的立正姿势，等待团长的指示。

“老杨，你以支左领导小组的名义通知各营营长和教导员，马

上到团部开会。”团长听完汇报，眉头一皱，胸有成竹地说。

“是！”营长杨忠才蹬蹬地迈步而去。团长林文成穿好外衣，走进团部会议室，等待同志们的到来。

深夜是寂静的，除团部会议室墙上的“三五牌”自鸣钟滴答滴答地发出有节奏的声音外，再也听不到其他一点响动。团长林文成打开电灯，走到正前方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沉思起来。

这几天，政委去军区开支左工作会议，团长不仅要负责团里一般的日常工作，还要应付各种特殊情况。工作已经不分白天晚上了。

深夜三点半钟，临时党委扩大会开得火热，几个营长都抢这项艰巨任务，各摆自己的有利条件，争执不下，就只等团长“裁决”。

团长林文成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他以一个军人和指挥员的特有风度，对会议作了简单总结，表彰了大家积极要求担重担的精神，说：“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来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各级革命委员会像雨后春笋般的诞生，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利用混进革命群众组织的坏人和资产阶级派性，分裂群众组织，制造武斗，妄图转移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他停了片刻，“这项支左任务不仅对我们部队作风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而且对我们部队政治思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也是一次很大检验。”他口气一转，“但是，不能高山打鸟——见者有份。”他转向左边坐着的三营长，“老杨！”

“到！”营长杨忠才应声站起来，兴奋而激动的双眼盯着团长，暗自高兴。其他营领导一见点了老杨的名，心里已经凉了一半。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营，怎么样？”

“保证完成任务！”杨忠才回答得干脆利落。

团长高兴地说：“好！由你带队，五点钟出发，晚上十点钟前赶到风云……。”这时，墙上的时钟短针正指向三点。

“团长，汽车……”杨忠才打断了团长的话。

“这不用你担心，我已经安排人与运输公司联系好了，你只管把部队带出去。”团长命令式的说。

杨忠才觉得团长不愧是一个老练的指挥员，考虑问题很周到，为自己一切都准备好了，对完成这次任务的决心更大。于是，他代表全营指战员坚决表示：“我们向团党委保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成党交给我们的这次支左任务”

二

这个西南边疆的城市，一向四季如春，唯独这年天气变化异常。北风呼呼的刮，细雨不时地下，地上的水结了一层薄薄的碎冰。

清晨五点钟，天还是黑蒙蒙的。地面薄薄的盖着白雪。这时雪花虽停止了飞舞，风仍在呼呼地刮。前去执行任务的支左部队全体指战员，在营长杨忠才的指挥下，迎着寒风，踏着积雪出发了。

部队来到指定地点，只见汽车一辆紧接一辆开过来。汽车编有1号、2号……。第一辆汽车保险杆上横挂着“后有车队”的木牌。领队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大高个子，北方口音。他是驾驶班长，共产党员，从朝鲜战场退伍后支边来的。

第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在杨营长前面煞住了，司机跳下车来，杨营长迎了上去，四只大手紧紧握住。

“你就是杨营长吗？！”

“我就是。叫杨忠才。”

“我叫王向朝。”驾驶班长自我介绍说。

杨营长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两人亲切商量起行车路线来。

“如果直走干线，就得多走一百多公里，五百多公里的路程，一

天是难以赶到的。”王向朝为难地说：“走岔道直往右边插去，只有四百来公里。只是路面差一些。杨营长你斟酌一下，看怎么办？”

“往近道走吧！时间不等人啊！”杨营长果断地说。

一声令下，马达轰鸣，机声隆隆，车灯划破了晨雾，十几辆汽车组成了一条长龙，开足马力，直向风云县方向驶去。驾驶室里不时透进一股清凉的空气，夜幕渐渐拉开了。公路两边一排参天大树，一片片田野，一座座山丘从眼前飞过。肩负这次指挥任务的营长杨忠才同志和指战员们都希望安全、准时赶到目的地，制止那场即将发生的武斗，把阶级敌人揪出来，搞好全县革命群众大联合，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谁不希望车轮飞起来呢，每小时跑它八十公里，一百公里啊！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老天向这支部队挑战了。雪花漫天飞舞，越来越大。但车速却不敢减慢。车队冒着漫天风雪，艰难地行进着，这时，一件出乎意外的事发生了。车驶过一条小街，突然被一棵足有一抱多粗的大树横在公路上，阻挡住车队的前进。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停了下来。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解放军同志。”一个中年农民走到营长杨忠才面前抱歉地说：“我母亲病得很厉害，全家都担心好不了。打算砍这棵树给我母亲作副棺木。昨天刨了一天没有刨倒。昨晚起大风，一下吹倒了，阻了路。”他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你不用着急。”营长安慰他说。他走到树边，前前后后看了一遍，觉得枝杆混在一起，发动战士们动手抬，既费事，又费时间。他沉思一会，走到王师傅跟前。

“王师傅，我有个想法，你看如何？”

“你先说说看。”

“两边只要用东西垫成一个几十公分的斜坡车就可以过去。

用背包垫上。”杨营长边说边注意王师傅的表情。

“对！这个办法不错。”王师傅高兴地说。

杨营长的意见得到了支持，他第一个把自己的背包垫上。同志们一看营长把背包往那儿放，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大家纷纷的动手把背包垫上了。十几辆汽车顺利地从上边开了过去。

雪花自由地漫天飞舞，车速越来越快，一百多公里的路程被抛在了后边，一步一步向风云县靠近了。

三

越靠近边远地方，道路就越崎岖。不是爬高山，就是下深谷。车队在盘旋曲折的环山公路上奔驰。下午车队来到一条十余里没有人烟的山沟。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紧靠山脚由东直往西去。左边的山是东西走向，右边的山是东北走向，两边高山构成一个倒“儿”字形。一条小河从倒“儿”字间流出，直到南山脚下转向西北流去。山沟出口处有一座长约六七公尺、宽约三公尺的木桥，把南北两山沟通，名叫“独路桥”。河床约有四公尺深，河水哗哗地流着，河两岸灌木丛生，把这桥遮蔽得十分严密。桥的两边都是弯道，初次路过这里的人决不知道这儿会有桥。

桥的上游是一道堤，形成一个弯弯曲曲的水库，水面漂着薄冰。河水从正中的溢洪涵洞流出来，欢笑地流去。

王师傅的车来到桥头，“嘎——”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

“糟糕！”王师傅嘴里喊着，麻利地跳下车去。杨营长也同时下车，走到桥头站住了，原来，“桥被人炸了！”

后边车上的人纷纷围了上来，一朵愁云在人们眼前浮动，心中燃起了一团怒火。

“同志们！”杨营长这一响亮而又亲切的喊声，使战士们都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一小撮阶级敌人，跳出来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妄图破坏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要时刻握紧手中枪，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坚决完成团党委交给我们的支左任务！”他的声音宏亮得像喊口号一般。

同志们在雪地里，听营长杨忠才上了一堂深刻的现实的阶级斗争课，革命斗志更加旺盛了。一双双期望的目光集中到杨营长身上，等待新的进军命令。

营长杨忠才向王师傅靠近了两步，压低声音问：“除了这条路，其他地方还可以绕过去吗？”

“没有。只有返回去走干道。”王师傅停了停，大概是在计算绕道需要的时间，又继续说：“返回去要多走三百多公里，这儿过了桥只有几十公里路了。时间要相差一天多。”同志们一听要多走几百公里，气愤极了。一个战士愤慨地说：“要抓住那坏蛋，老子非毙了他不可！”

“坏蛋肯定会抓住的，但毙了一个坏蛋并不解决问题，根本的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当前，最要紧的任务是克服千难险阻，把车开过去。”接着他命令道：“大家坐到车上休息，各连干部到这边来。”

各连干部到场，大家短短商量了一会便和司机们一道去查看地形。开始他们直往河的下流去，直走到山脚，也没有选到一个可行的地方。“同志们，再回头往上看一看。”大家在营长的指挥下又往河的上游走去。

“有办法啦！”走在前头的杨营长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指着水库的堤坎说。大家三步并成两步上前，异口同声说：“对！就在这儿下手。”

“王师傅，你看堤坎够宽吗？”营长杨忠才问。

“让我量量去。”王师傅大步流星的走上堤坎，用脚比量着，“真